

N 你在读什么书

肖恩·厄舍先生很有趣。这位英国绅士曾经建立一个网站，叫“见信如晤”（Letter of Note），收集五花八门的信件，那么多赫赫有名、或臭名昭著、或不甚出名却有意思之人所写的信札、字条和电报，通过艺术化的编排，成为具有视觉享受的同名书籍，让读者们感觉愉悦。

有趣的人总会发现有趣的事物。这不，肖恩又有了新的灵感——《清单》。

谁不知道清单呢？每个人大概都写过，至少接触过。从小到大的学习计划，年头年尾的瞻望总结，那些过去和未来，那些犹豫和决心……就在刚刚告别的2018年，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我忍不住会关注各种好书榜，然后把有兴趣的放进购物车，待购的书静静地躺在那里，从上到下，一目了然，这不也等于某种形式的清单吗？

忍不住好奇，大作家们都读哪些书？诺曼·梅勒的“十本最喜欢的美国小

说”，包括《白鲸》《愤怒的葡萄》《太阳照常升起》，偏好并不特别呀，再一想，这不正是经典的魅力嘛。海明威罗列的“该读的书”，14本，也都是我们熟悉的，《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等。撰写《纯真年代》的女作家伊迪斯·华顿，她最喜爱的21本书里除了经典文学之外，还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尼采的《权力意志》，倒让我有点意外她眼界之开阔。

写作者或有启发：大卫·奥格威给广告人解说“如何写作”；比利·怀尔德的“编剧建议”也很实用；杰克·凯鲁亚克写了“关于现代散文的理念与技巧”；雷蒙德·钱德勒有一套“比喻修辞”；洛夫克拉夫特的怪诞念头后来变成了《死灵之书》。

很多清单的主人都是作家。在写作之外，他们怎样生活？苏珊·桑塔格19岁生了唯一的儿子，戴维在母亲去世后发现了她留在日记本里的“父母守则”；

时间的胶囊装满小欢喜

林 颐

吉卜林为即将到伦敦旅行的小女儿写了“伦敦生活守则”；冯内古特的承诺了一堆家务杂事，琐碎而有耐心，比如洗完澡会把浴缸底部的污垢除掉；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达尔文有主意，罗列了结与不结的一堆利弊，最后：结，结，结。菲茨杰拉德果然花天酒地，看看他列举的调鸡尾酒的那些花式，还有处理吃不完的火鸡的13种方法，可真是妙人儿，俏皮话张口就来。

很多清单是奇特的职业指南，比如骗子写的“十诫”，黑手党写的“十诫”。很多清单是生活规则的方向指导，比如，给年轻淑女的建议，如何变得时尚。很多清单是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比如，达·芬奇的笔记，爱迪生的“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很多清单是梳理思路的逻辑推导，比如，谁杀了肯尼迪？有些清单，人们写下愿望，以及实现的方法。有

些清单，人们试图以此规划，让生活更有秩序。有些清单，人们只是想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有些清单，它们来自于久远的往昔。古埃及文明那么悠久，某个村落的一块石头遍布不知名文字，经研究是古埃及工人的请假单，写满了各种请假理由；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约1200年之前的“梦之书”，那些吉利的梦、不祥的梦啊，都掩埋在了黄沙深处；敦煌购物之路，一个藏族僧侣在绿洲城市的采买要目，这份宝贵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原来，在那么早以前，在那么长的岁月里，清单就已经存在，悄然记录点滴，容纳万千细节。

124张纸条，那些碎小的事儿，很容易就会风化遗忘，幸而有心人把它们装进了时间的胶囊。于是定格，于是看到的人，也多了一些小欢喜。

捕鱼者说

叶晓林

童年的时候，家乡地肥沃、山清水秀，真正是鱼米之乡。那时还不兴有机化肥，房前屋后的稻田和水塘里到处是鱼，有时你在田地里割稻谷、插秧等田间劳作，就不时有鱼蹦出来，逗你开心。往有湿度的田里一挖，就会有泥鳅蹦出。要是逢台风大雨，有些池塘水漫金山，就会有鱼漂流，随便一抓就有几条掌握在手中，逮到后往家里水缸一扔，可以养好长时间呢。

念小学时，每天放学经过水沟旁我总要观察地形。断定此处有鱼后，就卷起袖子裤腿，筑一方水坝，把水沟的水用手捧出去，或者用盆子舀出去。待到水干时，鱼儿就乱蹦乱跳。有些鱼儿比较狡猾，会钻到石洞里，这也奈何不了我，我会把手伸进洞里把它揪出来。当然这样比较危险，有回还真的拉出蛇来，吓得我差点破了胆，连原先逮到的几条鱼也不敢要，溜了。

记忆中，童年时每到礼拜天就要带上脸盆去溪边捉鱼，那实在是项无限开心的事。来气的是，一个小潭里的水弄得差不多时，突然筑的坝被冲垮，潮水涌了过来，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肥肉溜走了。但我不会轻易空手回家的，我会重新选取目标发动攻势，最后水到渠成。

在那些逮到的鱼中，我最喜欢一种小鱼，家乡话管它叫“花姨姑”，屁股上拖着一把扫帚，摆来摆去，身上颜色五彩斑斓，好看极了。有点像现在都市鱼缸里的热带鱼。这种鱼寿命极长，脾气也温温柔柔，似乎通情达理，非常惹人喜欢。

钓鱼是件美丽的事。我伯父是最具实力的钓鱼老手，他在铁路系统工作，每年夏天总要休假，而他休假的大部分时间是钓鱼度过的。几乎是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带上几个熟鸡蛋以备点心出发了，直到天暗时他才回家。每次总会收获三四斤鱼，由此我断定伯父是最具耐性的人。我也经常跟他去钓鱼，有时看到鱼被他一条一条钓上来，我就以为他那个地方鱼多，央求他礼让三分，结果却钓不上来。当然钓的时间久了，就有经

验，对鱼饵、鱼漂、鱼杆、鱼钩、鱼线，以及水区，外界环境进行了一番揣摩，自以为可以同伯父相竞争了，但遗憾的是，结果钓的鱼还是远远不如他多。

高二那年暑假，我去钓了一次鱼，现在想起来仍开心无比。那年我参加了一期美术培训班，没料到几个同学也是钓鱼迷。培训班结束后我回了趟老家，这几个同学Call我一起去钓鱼，我欣然前往。我们满载而归，买了几瓶啤酒，炖了几条鱼，欢畅培训几个月的收获，乡下的鱼没有受到污染，那味道，真正的绝。

家乡还有一种很时兴的捕鱼方法，就是用“电鱼机”捕鱼，把电箱充满电，就可以出发了。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夏天去姐夫家，他村里有十几个小伙子准备半夜出去“电”鱼，我也跟着前往。我们每人打着手电筒，抹黑前进。溪水潺潺，不深不浅，水位刚好没过膝盖，这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电”最多鱼的一次。几台“电鱼机”“滋滋”地叫着，鱼儿也不停地翻肚子，我专门负责把“电”晕浮在水面

的鱼捞到鱼篓里，有时看到十几条鱼被“电”得跳出水面，自己就兴奋地扑过去。由于水是导电体，有好几回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把我“电”得嗷嗷叫，一直颤抖。回去的时候一称，足足捕到三十多斤！一个人平均分到三斤，为菜桌增添了一道美味佳肴。

家乡另有一种捕鱼方法是用树叶汁去“毒晕”鱼儿，采回家后，用锤子把叶子捣碎捣烂，把它们放进水桶中。到溪边时，选择水流较稳的小溪潭，把水断流，然后把树叶均匀地撒入水中。不消十几分钟，溪里的鱼便一条条翻了肚皮浮上来，这时用网筛漏斗把鱼打捞上来，再放进清水中，鱼便又清醒过来。我推测这种树叶一定可以做迷魂药。这种捕鱼的好处就是可以一网打尽，而且非常轻松。

近20年来，有机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家乡的田沟里很少见到鱼儿，问问现在念小学的那些家乡小朋友，他们回答没鱼可捕。

这实在令人难过。

漫话永嘉乱弹

谷尚宝

乱弹，是梆子腔系统的戏曲名词。清·乾隆嘉庆（1786—1820）年间，除昆腔以外各种剧的统称。当时有：雅部——昆山腔；花部——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统称乱弹，它是杂剧之一支。

永嘉是中国南戏的故乡。永嘉南戏，也称戏文，当时叫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

北京宣和（1119—1125年）年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生活比较富裕，永嘉产生了一种民间歌舞小戏，这便是南戏的萌芽。

宋室南渡（1127年）定都临安（今杭州），永嘉处于陪都地位（次辅郡），永嘉南戏迅速走向繁荣。

当时的村坊小曲，无宫调，在唱腔、唱词和宾白等方面都比较粗糙，并运用大量永嘉方言和谚语。以后逐渐吸取一些宋人词牌、诸宫调，以及法曲、大曲的片段加以充实，艺术得到不断提高，成为当时众群喜闻乐见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广为流传。到明后期至清中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清雍正年间，小溪村董元希，16岁外出学戏，其子董邦相深受其父影响，以昆腔、高腔、皮黄为基础，结合当地民歌小调和曲艺音乐，创造了原生态的永嘉乱弹，至道光（1821—1850）年间，董国武创办“大吉庆”戏班，后民国末期董光椿办

“胜春班”。

碧莲镇应界坑的麻志钊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从江州（今上绕）拜师从艺，回家创办三月班“老寿昌戏馆”，忙时务农，闲时授徒学艺，半农半艺，活跃民间。

1958年，永嘉江南片划给温州市管辖，县治从温州九山迁往上塘，永嘉乱弹改称瓯剧。现今的永嘉乱弹，名称没变，仍叫乱弹，也有叫瓯剧。

据《永嘉县志》记载：文革结束后，四川一个区就有30多支民间乱弹剧团，而应界坑，直至2004年还有6支乱弹剧团。巽宅镇小溪村董建彪一家五代，有34人是乱弹班人员。

2006年 成立永嘉乱弹传习所。

2008年9月，传习所麻福地、潘国萍，参加全国夕阳秀第八届中老年文艺演唱大赛，获“菊花奖”、“荷花奖”。

2009年永嘉乱弹列入省非遗名录。

2014年县民间剧团调演，共18个民营剧团参演，其中乱弹剧团有12个，占三分之二。永嘉乱弹是支庞大的文艺大军。

2018年7月15日晚，浙江省民营剧团折子戏展演（温州站在永嘉县文化中心）我县新花京瓯剧团演出的《洪氏送茶》获铜奖，为永嘉增添光彩。

永嘉乱弹亦有“金名片”之美誉，可见永嘉乱弹已有自己的定位。但从这次

省民营剧团展演情况来看，形势不容乐观。今后要狠抓质量，才能让“金名片”真正熠熠生辉。首先是要加强乱弹传习所乱弹剧团建设，充实力量，使它成为一个战之能胜的英武之军。其次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力争创新，以新求变，通过打造品牌，实施精品战略。

永嘉乱弹传习所所长麻福地老先生说，自己的脑子里装200多本戏，传统戏有84本，自己编写的有100多本。这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从中筛选几部优秀剧本，加以打磨，为乱弹品牌建设作奠基石。永嘉乱弹是草根文化，地方戏剧种之一，颇受当地民众喜爱，因它土生土长，扎根于民间。乱弹曲调唱腔，优美动听，如行云流水，颇具江南风味。乱弹词白，方言土语化，是其特征，下里巴人话语，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连目不识丁的老嫗也喜爱听，颇接地气。

永嘉乱弹剧团数量多，但未形成拳头，且多而不精。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组合精干，集中精兵强将，聚优集萃来个蜕变，提升。没有标杆乱弹剧团，大家只是混混饭吃，在谋生的笼子中跳不出，艺术提不高，前程很难保。目前，永嘉乱弹，青黄不接，人才匮乏，长此下去，这地方戏剧种，前途堪忧。2009年12月中旬，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同志，从

北京专程莅永嘉观摩新创《永嘉太守谢灵运》剧演出，看后在座谈会上说：“想看真正原生态戏曲，就到永嘉来。”而且还挥笔题辞“古、原、稀、美”，给予很高的评价。古，老寿昌班至今已有270多年历史。原，乱弹是原汁原味的草根戏曲。稀，即稀少、罕见。美，乱弹曲调、唱腔优美、婉转，音乐旋律清新，明媚舒展，圆润甜美。著名戏剧音乐家唐诃先生看了永嘉乱弹传习所副所长麻世才整理编写的《永嘉乱弹音乐集成》后说：“永嘉乱弹音乐很优美，曲调内容很丰富，不但有‘板腔’且具有多种多样的曲牌，我们要珍惜永嘉乱弹这一艺术奇葩，要好好地爱护它，扶植它，特别要保护古朴和原生态的特色。”

2011年应界坑小学生麻宇丽参加全国第十八届推文艺新人选拔大赛，演唱《永嘉太守谢灵运》剧中“移情山水”片段，荣获十佳金奖·戏曲组少年冠军。2013年永嘉乱弹传习所所长麻福地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中老年戏剧比赛，唱《谢》剧选段获金奖。永嘉乱弹，深受海峡两岸观众的青睐。

永嘉是中国百戏之祖“南戏”的发源地。永嘉乱弹，是个好剧种。它虽是民营性质，也是琴上一个键。应该让它发出响亮清脆的佳音。